

惊悚法庭小说



特权沉浮录

EXECUTIVE PRIVILEGE

〔美〕菲利普·马戈林 著

PHILLIP MARGOLIN

李彦铭 刘晋 常新华 译

常新华 审校

45
8

作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菲利普·马戈林的力作《随风而逝》

以二十种文字销行世界一千五百万册，并被成功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代表作之一《**特权沉浮录**》也曾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

群众出版社

1712.45
1168

惊悚法庭小说



特权沉浮录

EXECUTIVE PRIVILEGE

〔美〕菲利普·马戈林 著

PHILLIP MARGOLIN

李彦铭 刘晋 常新华 译

常新华 审校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权沉浮录: 惊悚法庭小说 / (美) 马戈林著·李彦铭 刘晋 常
新华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0. 9

(惊悚法庭小说)

书名原文: Executive Privilege

ISBN 978 - 7 - 5014 - 4601 - 8

I. ①特… II. ①马… ②李… ③刘… ④常… III. ①侦探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293 号

特权沉浮录

Executive Privilege

[美] 菲利普·马戈林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甲 1 号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厂: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12.7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601 - 8/I · 1893

定 价: 26.00 元

电 话: 010 - 83901730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exiaoxiaohong@hotmail.com cpep@public.bta.net.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教材分社电话: (010) 83903259

公安图书分社电话: (010) 83905672

法律图书分社电话: (010) 8390563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章 简单使命	/ 3
第二章 绝望的上诉	/ 28
第三章 连环杀手	/ 49
第四章 腐尸和神奇数字	/ 72
第五章 模拟凶杀案	/ 81
第六章 《曝光报》	/ 104
第七章 红桃王后	/ 170
后记	/ 196

引言

与最高法院退休法官罗伊·金尼尔的见面定在九点，但布拉德·米勒清晨六点就醒来了。

他紧张得再也无法入睡，就走进盥洗室放松一下，以便准备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会面。见到智者，一般情况下，布拉德总是非常紧张。不久前他了解到，金尼尔在法学院发表过里程碑式的精彩演讲。想到此处，他把着剃须刀的手都不禁有些颤抖。他不是害怕金尼尔，而是担心——一旦他的证据阐释有误，将会引发严重后果。可要是阐释没有出错，结果又会怎样？

布拉德注视着镜子里刮了一半的脸，感到无论相貌还是个人经历，都不算出众。他二十六岁，有着黑色卷发和挺直鼻梁、蓝色而清澈的眼睛——虽不丑，也绝对算不上帅哥。作为不错的运动员，他曾是大学网球队二号角色，但运动才能从未给他获得冠军的机会。法学院时他成绩很好，主编过《法律评论》，却从未获过学术奖项。他虽在俄勒冈州最大的法律事务所工作，却只是初级助理。迄今为止，他一直无足轻重。如果这次证据阐释正确，他将可能成为揭露美国最大政治丑闻案的重要人物。

淋浴的水声惊醒了隔壁睡眠很轻的戴娜·卡特勒。戴娜清醒了一会儿，才想起她是在联邦调查局的安全房内。又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周围并无任何威胁，慢慢地，紧张的呼吸才平缓下来。她望着白色天花板上晃动的光影，有些发呆。终于平静下来时，她开始起床。

她脱掉T恤时露出了性感的身材，也露出了胸部和腹部的伤疤。伤疤修复术和逝去的时光似乎把它们变成了悲惨、苍白、奇形怪状的纪念品。洗漱、着装时，她想到了今天上午的会面，祈祷会面能使她的生活回到正轨。毕竟她已厌倦暴力和被追捕。她是多么渴望平和安静的生活啊！

布拉德洗漱完毕，穿上了最好的套装。下楼前他拉开窗帘，看了看他们藏身的安全房窗外。隔着一片开阔地，远处就是一大片树林。树叶正从郁郁葱葱的绿色变成生动的红黄色。在蓝天的映衬下，这些颜色在强烈的日光下显得更加鲜艳了。窗下有巡逻的士兵在走动。他呼出的气息在深秋清冷的空气中变成了白色。

过了一会儿，布拉德从窗口回过神来，下楼向厨房走去。虽然一点胃口都

没有，但他还是要吃点东西。因为他需要体力去见金尼尔法官。金尼尔法官本已退休，却因主办这个占据报纸头版头条的案件而不得不重出江湖——美国总统被疑对家庭不忠、财政方案不妥和进行犯罪活动——史上从未有过总统任职期间接受涉凶调查。

布拉德不认识正在厨房冲咖啡的士兵。他肯定，他是在自己睡觉时来值勤的。士兵指着咖啡壶问道：“来点咖啡吗？”

“好吧，谢谢！有什么吃的？”

“那儿有装满食物的食品柜，你可以拿点鸡蛋、腌肉和粥。”

通常，布拉德早餐会吃煎饼和炒鸡蛋。但今晨没有胃口，他喝了一碗粥，拿了杯冰咖啡，就走进客厅。他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却突然想起，侦缉队长基思·伊万斯让他和戴娜待在室内而不要靠近窗户。一想到早晨拉开窗帘向窗外看时很有可能成为狙击手的靶子，布拉德就一阵恶心。

“咖啡味道如何？”

布拉德转过身，看见戴娜走下楼来。她的职业套装让他眼前一亮，布拉德从未见她这么装扮过。

“咖啡味道不错，很浓。昨晚睡得不好，正适合喝这种咖啡。”布拉德说道。

“我也睡得不好。”

“走之前你最好吃点东西。”

戴娜点点头，走进厨房。布拉德注视着她。即使他们立场同一，但戴娜还是让他紧张。布拉德生长在优雅的中产阶级家庭。直到克莱伦斯·力特案件，他一直遵循中产阶级的成长模式——上了大学和法学院，就职于声望不错的事务所，还计划建立家庭和拥有郊区的房子。在布拉德的计划中，从没想到过会接触极端暴力、掘出尸体、与连环杀手周旋，以及最近经常做的试图辩倒美国大法官这类事情。

布拉德走回房子后面时，听见厨房里的士兵在问候戴娜，餐桌上的叮咛声表明戴娜在做吃的。布拉德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戴娜，他不可能坐在有武装士兵把守的房间里，会坐在有金雀花的小巧办公室里，帮同伴做有关百万房地产项目决算的细节备忘录呢。当然，无聊得要死总比真的死亡要好得多。

第一章 简单使命

华盛顿特区 两个半月前

戴娜·卡特勒刚接完杰克·蒂尼的电话，关上杰克的房门，手机就响了。杰克外出时，戴娜帮忙照管他的房子。

“卡特勒？”戴娜滑开手机盖，就听到一个焦躁的声音问道。

“出什么事了，安迪？”戴娜问道。

安迪·兹培比戴娜早一年从警察局辞职。当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兹培决定离开华盛顿特区警局。戴娜辞职的原因和安迪截然不同。兹培辞职后，戴娜不像多数同事那样回避他，而是经常给开私人侦探事务所的兹培介绍生意。戴娜出院后六个月对兹培说，如果他有多余而安静的工作，她愿意去做。因此，兹培只要有活，就介绍给戴娜。戴娜也很感激兹培，因为他从来没有问过，在那个可怕的农场，她曾经遭遇过什么。

“你愿意为戴尔·佩里干另一个活吗？”

“佩里是头猪！”

“是的。但他很欣赏你为他做的前一件工作，并且他支付的酬金也不错。”

“具体做什么？”

“跟踪。听起来这钱很容易赚！他这就要人，可我的工作都安排满了。你想接这个活吗？”

正好戴娜的账户也需要银子，便无奈地叹了口气，“让我去他办公室吗？”

“不，佩里会告诉你去哪里见面。”

“你没开玩笑吧？”

凌晨两点，戴娜把杰克的摩托车停在马里兰郊区一个24小时饼店前的停车场。她穿着黑色皮夹克、黑色T恤衫、紧身牛仔裤。这身装扮使她看起来很粗犷。即使没有摩托车和这身装扮，人们看到她仍然会本能地吓得后退。她

看起来约29岁，五英尺八英寸高，又高又瘦，很有男子气概，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她翡翠绿色的眼睛里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威胁的目光。

进入饼店前，戴娜摘下头盔，甩了甩赭色披肩发。一进门，她就看见佩里坐在餐馆后面的座位上。她没理会侍者，径直走入小单间。佩里四十多岁，身材矮胖，已经秃顶，正在闹第三次离婚。他肥胖的脸让戴娜想起一条公狗。但她确信，佩里从镜子中看到的自己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对漂亮女人，佩里总是跃跃欲试。戴娜为他干活时，他就暗示过。但她机敏地避开了。为了劝阻他，她甚至暗示，她是女同性恋者。结果，好色的律师反而觉得，追求戴娜更富挑战性了。

戴娜很少笑，但看到佩里选择的见面地点和他的装扮时，禁不住嘴角向上咧了一下。佩里是华盛顿特区大事务所的高级雇员，总统的亲密朋友，在政界颇具影响。他是那种穿着三千美元昂贵套装在海亚当斯饭店商谈生意的人。那是华盛顿政治捐客的聚集地。这些人一边品着二十五年的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酒，一边决定着全世界的命运。今晚，这位位高权重的律师却端着装满饼店劣质咖啡的杯子，穿着牛仔裤和暗色夹克，戴着墨镜和帽檐压得很低的棒球帽，坐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情了？”戴娜快步走进佩里的餐台，把头盔放到有裂缝的乙烯基树脂做成的桌子上，问道。

“早到时间了！”佩里低声吼着。戴娜没有回应。她习惯了看佩里仗势欺人摆架子。他像雄猪一样，喜欢对下级盛气凌人。戴娜从不认为自己是他的下级，但没必要让佩里知道她此刻的感觉。她从来没让自尊心挡住赚钱的道路。

“佩里先生，出什么事了？”戴娜边脱掉夹克，边问道。

女侍者过来了，戴娜要了一杯咖啡。当她走远了，律师继续谈话。附近没有顾客，佩里还是身体前倾，压低声音，“记得去年给我干的工作吗？”

“跟踪那个为参议院工作的家伙？”

佩里点点头。

“结果怎样？”戴娜问道。

佩里笑着说：“非常棒！我把磁带放给他听，他威胁要起诉我、逮捕我等等。但最终，他进了监狱。”

“很高兴听到这个结果。”

“你干得很棒！”

现在轮到戴娜点头了。她的确干得很出色，私人侦探的工作很适合她。她可以在阴影里待很长时间。这工作比一般小时工报酬高，酬金总以支票或现金支付，因此可以免税。

女侍者把咖啡送了过来。佩里拿起旁边座位上一个马尼拉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年轻女孩的彩色照片，放在桌上。

“她的名字叫夏洛特·沃尔什，十九岁，是大学生。你离开前，我会给你她的地址和其他信息。”

戴娜研究了照片。女孩很漂亮，可以说非常漂亮，很甜，很清秀，就像电影里漂亮的高中女孩，有着蓝蓝的眼睛、柔软的金发。戴娜断定，她是啦啦队长。

“我的客户要求，这个女孩要随时随地被跟踪！”佩里边说，边递给戴娜一个手机，“客户要求记录下沃尔什的所有行动。”佩里把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递过桌子，接着说，“女孩行动一有任何变化，就给客户语音留言，还有照片。把你记录下的所有东西都交给我，不要留复印件。”

戴娜皱了皱眉头，疑惑地问道：“这个孩子只是学生吗？”

“主修政策学的大学二年级学生。”

戴娜皱着眉头又问：“你的客户是谁？她的父母吗？是担心小女儿，才派人跟踪的吗？”

“你没必要知道这些，干好你的活就行了。”

“当然，佩里先生。”

律师从座位上拿出一个装满钱的厚信封，递给戴娜。“这些够了吧？”

戴娜把信封放在桌子底下，数完现金后点了点头。佩里又把马尼拉信封递给戴娜。“这里有更多信息。看完后毁掉！”

“需要向你汇报吗？”

“不用。我只要照片，不要任何纸上信息。不要把我卷进来，除非有重大问题。”

“当然。”戴娜站起来，杯里剩下四分之三的咖啡。她穿上夹克，把钱塞进口袋，拉上口袋拉链，转身走了出去。佩里也没说再见。

骑摩托车回杰克家的路上，戴娜回顾了这次见面。这个工作似乎很容易，但她知道，查出一个女大学生如何消遣时日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用意。佩里给她的钱比简单跟踪多得多。如果只是普通任务，佩里没必要凌晨两点在郊区低档饼店和她见面。如果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需要去寻找更多证据。否则，佩里不会找她。不管怎样，报酬不错，跟踪一个大学生应该很容易。戴娜忘记了工作，加大油门，向前奔去。

2

夏洛特·沃尔什一直假装在看经济报告。她抬起头来，瞥了一眼参议员莫琳·盖洛德竞选总统的总部。现在五点半，多数志愿者和雇员都吃饭或回家了，只有几个人还没走。当沃尔什确信，盖洛德竞选合作伙伴瑞吉·斯太尔办公室附近无人时，深吸一口气，走过房间。斯太尔开会去了，办公桌有那么一会儿无人理睬。但沃尔什知道，这种状态瞬间就会改变。房间里通常充满了志愿者的喧闹，现在却安静无比。

沃尔什阅读经济报告的唯一原因是，它是一叠活页。她拿着报告，走进斯太尔办公室。如果被抓到，她就说要把报告放在斯太尔桌子上。因为太紧张，她觉得有点眩晕、恶心，同时有点内疚。为法林顿总统的连任竞选做志愿工作时，她从未想过，以后会做间谍。但总统的高级助手查尔斯·霍金斯要求她潜入盖洛德总部，以暗中帮助总统。作为奖赏，沃尔什可以得到白宫的职位。何况沃尔什已与总统在芝加哥秘密见过面了。

沃尔什想起那天半夜在总统套房和总统密会时，咽了一下口水，然后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她曾看见斯太尔把竞选赞助者的秘密名单放到了桌子右侧的抽屉里。现在，沃尔什向四周看了看，确信没人注意时，用复制的钥匙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五张纸，随意塞进活页里。紧接着，她走向复印机，把纸塞了进去。复印完后，她还把刚才偷拿的五页纸放回斯太尔办公桌抽屉里。

“你在加班吗？”

夏洛特吓得几乎跳了起来。她注意力太集中了，没听到提姆·毛垂溜到了身后。毛垂是乔治镇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参议员盖洛德的狂热支持者。他对沃尔什很有好感，志愿工作之初就暗示过。毛垂不难看，很聪明，但他只是大学男生。这种年龄的男孩提不起夏洛特的丝毫兴趣。

“嗨，提姆！”她应了一声，声音里有一丝控制不住的颤抖。

“没想到会吓你一跳。”他笑着说，“我猜，我对女人总是有这种影响。”

夏洛特挤出一丝笑容，从眼角余光，她看见塑料托盘中出来的纸还卡在打印机里。

“你在做什么？”提姆问道。

“只是复印一下亚洲贸易赤字的报告，盖洛德希望藉此贸易政策，击败法林顿总统。”

“这应该很容易。法林顿的贸易政策一直很糟糕。如果他竞选成功，任期结束之前，我们将处于广阔无垠的中国领土一样无穷无尽的灾难中。”

“我完全同意。”夏洛特说道，鼓动提姆继续说下去，希望他忙于解释他

的理论而忽视她正在复印的文件。

沃尔什的策略奏效了，当提姆抨击完日本在工业方面补助措施的恶果，打印机里最后一页纸刚出来了一半。

“很高兴你给我讲解这些经济理论。”夏洛特边说，边把话题快速引向国际经济理论。

“嗨，这还不是小事一桩。”提姆说这话时，夏洛特正把原件和复印件理成整齐的两叠。

“嗨，快到吃饭时间了！想去吃点东西吗？”他问道。

夏洛特瞥了一眼墙上的钟表。现在六点多。会面之前，她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消遣。

“哇，我很愿意去！你想去哪里吃饭？”

提姆提到了竞选总部几个街区外的一家泰国餐馆。

“泰国菜听起来很棒！等我一会儿，我整理一下桌子，处理完零碎的事情就去。我们在大厅见好吗？”

“当然可以。”提姆微笑着说。

夏洛特整理着那叠纸，在复印室待了一会儿。等提姆走远了，她从原件里抽出五页，放回斯太尔的书桌中。刚放回原处，提姆就走过来了。

“你在做什么？”他问道，口气有些怀疑。

“天啊，提姆！你必须停止偷窥我！你会让我心脏病发作的。如果不是要和你去吃饭，我肯定住院了。”

提姆紧蹙着的眉头松开了，笑着说：“不会再这样了。”

夏洛特把经济报告放在斯太尔桌上，把包含有竞选赞助名单的那叠复印纸放回自己桌上。“待会儿见！”她假装整理文件。

门在提姆身后关上了，夏洛特才松了一口气。她成功了。当然，她还要假装喜欢和他共进晚餐。她想不出还有什么方式，能做到既拒绝共进晚餐而又不至于引起怀疑。但毕竟，吃饭只是小小的牺牲。政治间谍的冒险行为引发了她的饥饿感。她确信，提姆会坚持付账。她想，既能侥幸逃脱，又能免费吃饭，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晚上。不管怎样，几个小时后就会更愉快。

3

刚任总统时，克里斯托夫·法林顿觉得自己像个骗子。他不知道其他总统是否也有类似感觉。法林顿确信，每个进入政界的人心中都怀有成为美国总统的梦想，但他不知道一旦实现了梦想、掌握了权力，是否也会像他一

样，虽然贵为总统，却觉得像在梦中那样虚幻呢？

法林顿尤其觉得，他当上总统就像做梦一样。他没有经过选举，只是有一天早晨，来自秘密特勤局的人告诉他，总统诺伦因心脏病猝死，他就成了最高统帅。前一分钟他还只是名望稍逊的副总统，后一分钟却成了自由世界的领袖。

但凡看见法林顿从客厅走向儿子房间的表情，都不会怀疑他领导国家的能力。他看起来很有总统的样子：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满头闪光的黑发中点缀着少许灰发，更给人一种既充满活力又十分成熟的印象。除此之外，他热情的微笑会告诉你，即使他升入高层，依然可以在厨房和你共品咖啡。今晚，他站在走廊处看着妻子给六岁的儿子帕特里克掖被角，看起来同任何一个骄傲的父亲没有两样。当妻子克莱尔俯身亲吻儿子前额时，他的胸中更是充满了自豪。

克里斯托夫·法林顿总统的儿子没有经历过总统那样的童年。克里斯生长在偏远的俄勒冈，家庭很贫困，只有父亲一点微薄的收入。父亲后来抛弃了他，还有母亲和兄弟姐妹。很多个晚上，母亲疲惫地奔波于两份工作之间，下班后累得没有力气再去给他和兄弟姐妹掖被角。有时，那是母亲烦恼的时候，气息里就有一种薄荷和廉价酒精的味道。

体育运动挽救了法林顿的生活。他六英尺五英寸高，跳跃投篮很出色，为此曾获俄勒冈州奖学金，并带领俄勒冈大学两次参加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他学习很勤奋，优秀的学习成绩和财务方面的需求使他赢得了俄勒冈法学院的人学资格。他本可以进入名牌法学院，但自从高中被选为班级主席起，政治生涯就一直是他的奋斗目标。哈佛或耶鲁的学位对他的吸引力远比不上三年法学院期间涉足重要的政治活动。结果，他成功了。作为体育明星的高知名度使他初次尝试州参议员竞选时就获得了成功。准备替换当时州长时，他已成了多数人拥护的领袖。一个勇敢的记者在选举前两个月揭露了现任州长的财政丑闻，州长因此名誉扫地。法林顿的亲密朋友和高级助手查尔斯·霍金斯得知州长的过失时，就建议他竞选州长。当时机成熟时，他又把现任州长的污点告诉记者。

克莱尔拉上了儿子帕特里克房间的窗帘，遮住了华盛顿纪念碑的影子。转过身来，她看见法林顿站在走廊里，笑了。“你在这儿站了多久了？”走向客厅时她问道。

“一小会儿吧。”法林顿悄悄关上身后的门。

卧室外面的客厅让法林顿想起了殖民时期小餐馆的陈设。地板、蓝色的丝绒地毯和诺伦总统妻子选择的老式米色墙纸相映衬。几幅十九世纪优美的美国乡村生活油画勾勒着几个不太知名的总统肖像，立式台灯和几盏枝状小吊灯照亮了客厅。法林顿总统不太讲究内部装饰，进驻后没做什么改变。

总统身着深蓝色细条纹西服套装，第一夫人穿着深蓝色长裤和奶油色丝绸罩衫。他们漫步到客厅时，法林顿搂着克莱尔的肩膀。这样的动作对于总统来说很容易，因为夫人只比他矮几英寸。

第一夫人体格强壮，曾经赢得过俄勒冈州的排球赛大奖。大学四年级时，曾带领校队在全美排球赛中得过第三名。她留着褐色披肩长发，头发微微卷曲，鼻子稍微有一点大，眼睛相对于脸型来说有点小，前额很高，脸颊平坦。相貌不俗，却肯定算不上漂亮。但她很有领袖气质，才干和智商使她总能主宰任何聚会。在校期间，她曾任过高中和大学排球队队长、高中篮球队队长、高中学生代表，还是大学和医学院的优等生。

克莱尔就读波特兰医学院的时候，他们结婚了。克里斯正在首次争取政界职位。克莱尔因为儿子帕特里克的出现减少了医学实践，并在克里斯就任副总统、前往华盛顿特区工作时，彻底放弃了医学。

“你应该进来亲亲儿子帕特里克，并向他道晚安。”克莱尔说道。

“你们刚才很安静，我不想破坏这一温馨时刻。”总统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说，“我说过，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吗？”

“你经常这么说。”克莱尔狡黠地笑着回答，“你将有更多机会这么说。”

法林顿有点困惑。克莱尔笑着说：“我怀孕了。”

法林顿突然停下来，很吃惊。“你说的是真的？”

听了这话克莱尔不笑了，问他：“你不是觉得遗憾吧？”

“不，当然不是！只是有点……我以为你一直在吃避孕药呢。”

“两个月前，我停止了。”她搂住克里斯的肩膀，凝视着他，又问道，“你很吃惊吗？”

一种复杂的情感掠过总统脸颊，但他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适宜。“我们想要更多的孩子。我只是想，再次怀孕对于第一夫人的工作会增加难度。”

“不用担心我！第一次怀孕时你在竞选州长，怀孕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竞选进程。”

“好吧。这的确曾是好的加分砝码，如果我没记错。”

“这次还会是加分砝码。妇女们会赞扬你的家庭价值，男人们会敬畏你的生育能力。”

法林顿哈哈大笑，然后拥抱了克莱尔。“你真是一笔财富。”他退回几步，直到俩人隔着一臂远时说道，“你今晚还能做接下来的工作吗？”

“我没事，演讲很短。肚子大得像鲸鱼前，在公众面前露面还是很愉快的。”

“你不恶心吗？”

“有一点晨吐，现在还好。查克提前预订了宾馆房间，我随时可用。”

“我爱你！”法林顿说，再次拥抱了妻子，“你知道，如果会议不重要，我不会在最后一刻把事情交付你去做。但盖洛德克服了很多障碍，并且募集了很多资金。”

法林顿听起来很焦虑。克莱尔用手摸了摸丈夫的脸颊，温暖的触摸使法林顿平静了下来。

“莫琳·盖洛德一听到我怀孕会破口大骂的。到时候，看看他是怎样宣扬自己极高的家庭价值标准的。”

“我派查克去陪你。”

“你的会议不需要他吗？”

“我要让他陪着你，克莱尔！我要知道你在受到保护。”

克莱尔吻了一下丈夫的脸颊，安慰他说：“不用担心我！当然，更不用为莫琳·盖洛德焦虑了。”

4

戴娜·卡特勒觉得无聊极了。跟踪了沃尔什三天。这三天里，她只是上课，去超市、餐馆和公寓。她无聊得想自杀。这个女孩的生活太单调了。戴娜想不出还会有人对她单调的生活感兴趣。如果不是薪酬高，她早就放弃了。

下午六点多一点，按佩里给出的电话号码，戴娜给神秘客户留了一条语音信息，告诉他沃尔什刚和一个六英尺高的白人男子从参议员盖洛德的竞选总部走出来。那人留着波浪形金发和修剪得很整齐的胡须。沃尔什和他似乎正向泰国餐馆走去。现在，他们正吃泰国菜、春卷和咖喱。此时，卡特勒坐在残疾人专用停车场内自己的车上，端着杰克的莱卡 M8 数码相机。仪表盘上的残疾人专用停车证是熟人送的。这个熟人在汽车配件公司工作，经常卖假驾照、残疾人停车证和其他假汽车配件，以补充收入。如被问起车上怎么会有残疾人停车证，她就说刚做了臀部修复术，有一封熟人雇用的庸医的信件作证。

戴娜看见沃尔什和伙伴开始点菜。此时，她的目光偷偷投向两个门脸外的另一家餐馆。如此蹲点一小时后，虽然不用上厕所，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才从客座盒子里拿出油炸圈饼咬一口，就看见沃尔什站起来了。她拿起背包，走向门口。戴娜把相机放在圈饼盒旁，开始发动不起眼的褐色丰田车。车很破，但戴娜改装了一台让纳斯卡赛车手都会嫉妒的发动机。她的父亲曾有一个汽车修理部，年轻时还赛过车。戴娜喜欢飙车，字母刚学会就知道车的原理了。父

亲死于中风，她还没完成发动机的改装。戴娜很难过，没能带着父亲坐上她的老爷车去兜风。

想起父亲，戴娜就想起童年。她确信，她的童年和沃尔什的截然不同。母亲在她高二就离家了。她们虽偶尔交谈，但戴娜永远不会原谅母亲抛弃家庭。而在沃尔什的童年里，她却可能和爱她的父母、聪明而有才华的兄弟姐妹一起过着快乐的感恩节和圣诞节。

家里虽不算太穷，但她从来没钱去买服饰。想花钱，她就必须兼职。很多夜晚去做女侍，才得以支付社区大学的学费。进入警局前，她的才华一直未能充分发挥，后来她发现自己很擅长当警察。

沃尔什走向位于K街的盖洛德竞选总部。K街工作的多是律师、演说者、智囊团雇员等。很多人都回郊区家中吃饭了。华盛顿的精英聚餐的饭店已关门，远处高耸的办公大楼窗户也没有了灯光。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往日叫卖鲜花、劳力士手表和普拉达钱包的街头小贩也停止了活动。戴娜猜想，她跟踪的猎物正走向车库。的确如此。沃尔什消失在车库中，几分钟后把车开了出来。

路上没什么车，戴娜身子靠在驾驶座上，快看不见沃尔什的尾灯时就加速。丰田车碾过一个凹坑，相机从客座上弹了起来。想到相机，戴娜就想起了杰克·蒂尼。他是摄影记者。杰克为一篇有关女警察的报道拍照时，他们相识的。她离开警局后，杰克帮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杰克经常去国外或战区拍照，一走就是好几周。戴娜待在杰克的房子里，房子比戴娜租住的小屋要宽敞。他们是朋友，也是若即若离的情人。但他们都不想保持永久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对他们来讲很方便。杰克是戴娜唯一可以敞开心扉谈论前几年农场里发生的可怕事情的人，虽然她没有告诉过他完整的故事。她不想冒失去他的危险。如果他知道了事情的全部，很可能会离开她。

此时，沃尔什上了E街快车道。戴娜知道，猎物根本不是朝着回家的方向行驶，就打开了收音机。广播里正播报华盛顿特区最近发生的妇女连环谋杀案又一受害者的新闻，说警方调查毫无进展。

她把车并线到66-西路。两旁树木林立，收音机里播放着AC/DC台的歌曲“地狱之路”。沃尔什从达斯图路出口出去，沿着VA-267路行驶，十五分钟后又走向萨利路，过了几座亮着灯光和盖了一半的建筑物，杜勒斯镇商业中心消失在远处。此时，戴娜意识到，中心商厦才是沃尔什的目的地，不禁抱怨起来。

夜深了，停车场很空旷。戴娜奇怪地发现，沃尔什不曾停车，却把车开过了杰西潘尼大型超市和老海军酒吧，开到了停车场的偏远地带。

停好车后，戴娜看了看表，七点四十五分，从K街到商厦花了四十五分钟。她拍摄了几张沃尔什汽车的照片，然后给客户留言，说明她和猎物的具体位置。接着，她从热水壶里喝了一口咖啡以保持清醒，然后拿起吃了一半的油炸圈饼。吃完后，觉得精神振作了一些。这时，沃尔什依然坐在驾驶座上。如果沃尔什不去商厦，就一定在等什么。在又暗又远的地方见人，则意味着会面需要保密。也许这就是客户要求跟踪的原因吧。

她正想再拍几张照片，周围的动静引起了她的注意。向右看去，一辆深蓝色福特车开进了沃尔什附近车位，停在她的车旁。戴娜虽可以看见车牌，却看不清号码。她想，她可以拍下车牌，回去后传入电脑，把号码放大就能看清了。过了一会儿，沃尔什从车里出来，紧张地看了看四周，走进福特车的后座。福特开走了，戴娜赶紧跟上。还好，距离足够远，车灯不会暴露她的跟踪。

很快，戴娜发现自己行驶在一条双向路上，向弗吉尼亚而去。走着走着，树木开始多了，建筑越来越少。她记下路线，找到了播放摇滚音乐和古典音乐的频道。

福特车的刹车灯亮起时，戴娜相距大约一英里。她减慢速度，让车缓缓前行。福特拐进一条狭窄的乡村公路，穿过铁轨，沿着沉睡村庄的主路行驶，两侧有店铺。戴娜快速记下这个小镇的名字。走出小镇几英里后，福特车向右拐入宽得足以容纳两辆车的土路。戴娜记下村庄到拐弯处的距离，关掉车灯，尾随驶去。

一刻钟后，福特车的车灯照亮了一道白色细板条围成的篱笆。又走了一刻钟，福特车停在了门口。戴娜惊奇地发现，门口有带枪的门卫。当门卫忙于检查福特车时，戴娜倒车驶入路边。必须逃跑时，她不想浪费时间再调转车头。戴娜把手机放在夹克口袋里，拿上沉重的手电和相机，蹲下穿过马路，跳过篱笆，潜入树林。徒步一小会儿，她来到一座小山上。

夜很冷，戴娜竖起衣领，背靠在树上。地上都是岩石，她不得不移动位置让自己舒服点儿。几分钟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戴娜蜷起双腿，把相机放在膝盖上，开始研究山脚下的白板房。建筑似乎是殖民地时期的样式。透过灯光，能看见房内的地板。但前窗厚厚的窗帘挡住了视线，缝隙处只有少许光线透出。

戴娜打电话给客户，汇报了现在的状况，并拍了几张房子、卫兵和停在房子旁边的深蓝色林肯轿车车牌的照片。楼上房间的灯亮了，她的相机对准窗户，一个男人背对她站着。她刚想拍照，男人走开了。从这个角度，她所能看见的只有墙上两个晃动的人影，影子分开，又凑在一起，直到一个大黑影走向

前去。过了一会儿，两个影子消失在窗台下面，灯灭了。

戴娜斜倚着树想，要是把热水壶拿下来就好了。她希望沃尔什不会在此过夜，要不然她就要露营了。她心烦地看着保安巡逻，试图识出他们行走的路线。一个持枪的保安留着平头，头发微红。当他走近时，戴娜看到，他手枪皮套中装的是瑞典西格·绍尔9毫米手枪，手里端的是黑克勒和科赫MP5半自动机枪。她正想通过相机镜头仔细观察，楼上的灯亮了。一个人影在窗前出现了，紧接着，沃尔什走到窗前，快速挥动着胳膊，好像在大喊大叫。

戴娜看了看手表，九点半了。从商厦到农场花了一个多小时，沃尔什在楼上待了大约半小时。她刚计算完时间，前门开了，沃尔什冲了出来。戴娜拍了几张快照。沃尔什转身对走廊处的一个男人说着什么，身体前倾，双拳紧握，愤怒的声音穿透了深夜清冷的空气。

戴娜把相机对准那个男人。她能看见他的衬衣袖子和一部分裤腿，但看不清脸。一名保安走进福特车驾驶室，沃尔什猛地坐到后座上，车开走了。戴娜向客户汇报，沃尔什可能要回商厦停车场。她刚收线，那个男人就走出了房子。戴娜放下手机，把相机对准他。他转过身来，戴娜看不清他的形象，却觉得似曾相识。她快速拍了一张照片。正想再拍，一根树枝突然掉落了下来。

戴娜愣了一秒，从倚着的树上滚了下来。树叶纷落的响声告诉她，有人正向她快步跑来。她猜可能是保安。刚才她还愚蠢地以为，只有房子周围有保安巡逻呢。

从树后偷偷看去，一个人端着MP5机关枪正向她冲过来。她喘着粗气诅咒着，手机塞进口袋，开始逃跑。保安不可能看不见她，他离她很近了。即使他枪法很遭，也会命中戴娜。当戴娜意识到，只剩下投降或反抗时，便向后跑进刚才看见的地窖。

在地窖里，晕眩的戴娜全身发抖。刚刚的经历根本就是一场噩梦。戴娜闻到了发霉湿冷的气味和脏水的恶臭，更糟糕的是，她似乎闻到了保安身上的汗味。

她强迫自己深呼吸。深呼吸让她暂时忘记正在追捕的保安。她紧张地扫视树林，保安又出现了，越来越近，几乎就要冲到她跟前。戴娜后退几步，保安冲到她刚才坐的地方，惊讶地发现她不见了。

戴娜在灌木丛中蜿蜒奔跑。保安循声朝她逃跑的方向飞奔过来。她知道，他很快就能抓到她了，或离她够近能射中她了。她溜到一棵树后，希望士兵沉重的呼吸声能掩盖她发出的声音。当他跑过那棵树时，她操起手电筒，砸向他的后脑勺。他倒下了，机关枪走火了，子弹射向树干和灌木。戴娜缩紧身子，向树林深处跑去。